

苏仲湘 著

栽花插柳坐桑草

栽花插柳堂杂草

苏仲湘 著

(京) 新登字 172 号

栽花插柳堂杂草

苏仲湘 著

*

中国文联出版社出版、发行

(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)

河北怀来县印刷厂印刷

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经销

*

787×1092 毫米 32 开本 10.125 印张 2 插页

1994 年 12 月第 1 版 1994 年 12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

印数: 1—1000 册

*

ISBN 7-5059-1179-1 定价: 8.20 元

I · 356

序

李 锐

苏仲湘同志持所著诗稿《栽花插柳堂杂草》来，属余为序。序者，叙也。但我于诗始终只是一个门外汉，未能窥其堂奥。勉强应命，真不知应当“叙”些什么。

跟仲湘八十年代才认识，大概与湖南同乡并爱好诗词两者有关。“人物吟草”中有赠李慎之一首，于是同慎之通电话，慎之没有谈诗，却极力赞扬他翻译的一本书《数——科学的语言》。我向诗人要来这本书。方才知道，仲湘四十年代中毕业于湖南大学数学系。那时数学系只有一二学生，在辰溪寂寞的小山上，师友数人，日夕相对：“我们曾经多次度过探讨和思辨的时光，爱因斯坦和罗素的命题曾经多少次闯入我们的话题，本书的名理也曾经一再浮入我们的论议。”美国人T·丹齐克于三十年代出版的这本书有个副题：“为有文化而非专攻数学的人写的评论性概述”。“译者的话”说：这本书是“从文化的角度、思想的角度乃至哲学的角度来谈数学的发展”。“其内容生动广博，深浅咸宜，专门家可从中撷取丰富的材料，青少年和一般读者可从中得到数学乃至文化的发展和了

解，实可有助于穷搜原委，开阔眼界，丰富学养，剖析学理，有助于学术的探求和发展。”这是“一部鼓舞人们不断求进展的读物”。译本在解放前已由开明书店接受，于译者是幸也不幸，直到1985年才由商务出版。由此书得知，仲湘还在求学时期，就是一个思想比较开阔，对科学有所追求的人。

可是，这个在数学征途上跋涉过的人，后来长期从事的却是新闻工作，半生在新华社的资研机构，虽编了一些有分量的人文辞典，终未能尽展其才。这当然不是他一个人的遭遇。在过去那几十年“运动”的时代，人展其才，才尽其用，谈何容易。仲湘的诗中写到他的许多师友，才调高迈而坎坷终身，读来令人唏嘘，其间恐怕也寄托着他自己的感慨。

天之生人，既赋其才，必有其用。我是这样想的；或许正是因为未能于学业、主业尽展才华，因而把全副心力、感情与智慧，铸而为诗吧；于是才有了这四百多首“吟草”，为二十世纪中的神州大地，给后人增一吟咏留连之境。

中国人论诗，“言志”是传统。这“志”有三个意义：一是记忆；二是记录；三是怀抱。诗言志，当是指这三者的统一。诗，当然有记忆、记录的作用，所以前人有史诗之说。但诗人之记事与史家不同，重在借事以舒愤懑，展情怀，故情与事相交融，理与文相错综，无无情之事，亦无理之文。

仲湘的诗，吟咏山水，必有寄托；叙事怀人，每多独

见。其咏吴刚曰，“神州满眼艰难意，欲逐吴刚听斧声”；其咏干校曰，“新展苇蒲风一线，小蛉初健向人飞”；其咏“批林批孔”曰，“何期白首归来夜，又看痴虫绕焰飞”；咏菊曰，“身经劫难余风骨，花历霜寒畀晚芳”；咏关羽墓曰，“春秋熟诵无韬略，关某何曾会读书”；咏苏小墓曰，“频抛心力删幽草，识得阶前杞桧无”，等等，这是随手拈来的，都不是泛泛之吟。正象他自己所说，是用诗词来“抒发一部分感慨，吐泄一部分憎厌。”唯其如此，这四百多首诗，可以兴，可以观，可以群，可以怨，有其历史的、思想的、认识的价值。

诗要言志，但言志的并不一定是诗。所以又有了“诗缘情而绮靡”的说法。做诗，必须有真感情，而且这感情必须有文采为之藻饰。否则，“言之无文，行而不远”。标语口号、陈腔老调式的诗，之所以惹人憎厌，就是因其既无真情，又无文采也。

仲湘的诗，率多佳什。如“明波泻影三千尺”，如“一天凉玉散梅花”，如“网得流光悬木末，满川金鼓下珠江”，如“篷上雨声支脚卧，为君梦写卖花词”，都是情韵俱佳之句。仲湘为人敦厚温澹，而为诗词却风流蕴藉，或也是天性中有此一番情韵，不肯因敦厚温澹而埋没，故借诗词以出之吧。

中国被人誉为诗国。三千年前的《诗经》，不仅开诗歌之源，且于中国文化、政治、思想和社会的影响至为深远。几千年中，诗人辈出。洎乎近世，白话诗兴，旧体诗词遂有衰落之势，然好之者仍不绝于时。五四时期，鲁迅、周作

人,以及郭沫若、郁达夫、田汉等都提倡过或写过新诗,但他们又都工于旧诗,反以旧诗传世。毛泽东五十多首旧体诗词的影响,尤为世人乐道,由此可知,传统诗词仍为广大群众所接受,其强大而坚韧的活力并未消失,近年来,经爱好者倡导鼓吹,颇有复兴气象。各地诗社、诗词学会等纷纷成立,社刊、会刊及个人专集多有出版,风格独特的聂绀弩旧诗集(《全编》即出有两种)风行海内外,这当然是继承传统文化的一件好事。仲湘有志于振兴传统诗词,几年前就此寄过一文与我。他认为应当在三个方面作出努力,即开拓新的诗风,熔铸新鲜意境,并发挥传统诗词的特点和潜力。中国诗歌的发展究竟将成为什么模样?不少新诗作者借鉴西方诗歌格式,热心探索,获得不少成果,但积七十多年努力,让群众喜闻乐诵,还有很大距离。他说,“既然诗歌是精粹的语言,而语言又具有最坚固的民族模式,看来中西语言的不同结构(按,还包括汉字的特殊结构)作为诗歌发展中的一个关键问题,是难以绕过去的。音韵、平仄、对偶等,这些构成传统诗词特点的东西,一直为群众所接受,是具有潜力大可发挥的。”他认为传统诗词格律要在利用中求发展,并吸收新诗试验中的有益成果。“遥见仙人彩云里,手把芙蓉朝玉京。”他相信:光彩照人的中国诗歌之仙,定会在未来(尽管这还要经过几代人)从彩云中飞临中国大地。

我很同意仲湘的这些观点。他的诗集的出版,当能收推波助澜之功。

1994年5月27日

《栽花插柳堂杂草》序

佛 雏

今年春，老友苏仲湘君自京寄来他的《栽花插柳堂杂草》诗稿，命我作序，并嘱：“有褒书褒，有贬书贬，有感书感。”仲湘，四十年前湖南大学老同学，读数理系，然实具诗才，文思敏疾，洋洋千言，灵气四溢，光彩照人，同学中咸目为“才子”。我虽读中文系，实自惭不如。我与仲湘论交，忽忽垂半个世纪矣。《杂草》400余首，乃仲湘一生心血、灵慧之所倾注。其间山川佳兴、时世感喟、人物甲乙，随处而咳唾珠玉，几于山阴道上，目不暇接，读之欣喜无量。序既无可辞，“褒贬”何敢，惟“有感书感”而已。

一曰：意气飏发而出以蕴藉。

读仲湘诗者，首先为其一种逼人而来的豪情逸韵所吸引。这在他的多首七古歌行中表现得尤为突出。盖七古体最便“阔视横行，雄迈无敌”。（清，李重华《贞一斋诗说》）

作于早期（1946年）的《夜登麓山行》，“江风山月

俱堪凭，跳脱银光烂缦情”云云，写作者偕男女同学 5 人，“月夜登麓山，至绝顶云麓宫，歌笑久之，夜半始归”。此举本身即饱含浪漫情调。诗也显得风流倜傥，意气干云。既“五洲海水泻掌上”，天下复有何事不可为？一位不衫不履的潇洒少年之风姿已初见于此。

诸歌行中，我最爱《峨眉逸怀歌》。此当是仲湘惨淡经营之作，逸笔挥洒，浩气纵横，从“吾宗先德居岷峨”说起，深挾峨眉秀色，指麾今古贤俊，直到佛家神话之奇丽，中印友谊之沉深。若听一大交响乐，诸音纷呈，天花乱飞，绮思幻影，众妙咸集，而总的旋律中，若有人焉，呼之欲出，——毋乃坡老苗裔，“万斛泉源不择地皆可出”遗韵之后继者，今之苏君其人欤？试录诗中一段为证：

峨眉幽秀诚难匹，华林为肤泉是骨。
眼耳所触皆玲瓏，琴瑟笙箫听不足。
犹如天宝歌梨园，金戛玉鸣银历碌。
又如西逝贝多芬，把臂入林长奏曲。
岩喧石喋泉纷纷，累累涧中珠百斛。
苍岩左起摩右壁，素蛟白螭啗其腹。
寒泉浸谷谷增黝，冷玉渍花花益馥。
堆柴叠翠一层层，焕采流丹一束束。
淡烟荡鹭何迷离，岚影溟濛不知处。
林泉清韵久忘归，坐对浮屠倚修竹。

其间一气盘旋而下，有如云水奔注，一似不甚费力，然

“金戛玉鸣”之中，实无一句不锤炼，无一语不蕴藉，此则诗人能事之所在。世言“峨眉天下秀”，毕竟“秀”在何处？此段以一位诗人之“逸怀”及亲身“眼耳所触”为答，读者倘亦欣然首肯之欤？

二曰：笔无不达而物无遁形。

东坡云：“求物之妙，如系风捕影，能使是物了然于心者，盖千万人而不一遇也，而况能使了然于口与手者乎？是之谓辞达。”（《答谢民师书》）仲湘之诗大多自鸣天籁，既笼万物于笔端，得窥其深微处，而又真气内充，称心而发，故当得一个“达”字。

轻篙点柳见红衫，雏鸭娇憨鱼亦闲。

青嶂不言滩乱语，此时方解在江南。

（《自江西天师府筏行泸溪四十里口占》之二）

写江南风景自然明媚，如逢画师妙品。盖亲身自由静观与妙悟所得，非凭虚蹈空者比，故能亲切如许，读此我亦恍入江南水乡中矣。

绕城水作珍珠碧，映户岩成淡墨青。

人生岂必扬州老，端合瀛波照晚晴。

（《至桂林》）

“绕城”二语，的是桂林山水，不可移置别处。作者一眼觑破了桂林山水美的特征所在，以清隽之笔表而出之。此亦似从前人咏桂林名句“江作青罗带，山如碧玉簪”（韩愈《送桂林严大夫》）化出，而另成格局，可吟亦复可画。

末二语扬“桂”抑“扬”，为昔人“人生只合扬州死”、“几生修到住扬州”作翻案，亦属尔时实感如此。仲湘其实不薄扬州，观其咏扬州诗，“古柯高苑花余媚，塔影虹桥水剩蓝”云云可知也。

“中夜月明天阙动，万鲸扬鬣看崂山”（《游崂山》），的是“崂山”。“日暮未销巴国雾，满城灯影认涪州”（《江行至涪陵》），的是“涪州”。“网得流光悬木末，满川金鼓下珠江”（《游黄果树大瀑布》之三），的是“黄果树大瀑布”。认取山川自身独特的本来面目，禽得其魂魄，此其所以物无遁形也。

咏人物亦是如此，往往一两句而人物已跃然纸上，传神写照尽在此中。如“天荒地老一诗僧，自结冰心著绮文”，自是曼殊大师画像。此虚摹风韵而得其“环中”也。“莽门一斥真千古，那许人间更帝秦！”此则实举一事（呼“新华门”为“新莽门”，怒斥袁世凯复辟），而太炎先生之“刚肠”于是照灼千秋。“醇酒信陵天欲问，清才仲则世难双”，此则借两古人一相衬映，而当年郁达夫氏“诗魔”般的沉沦风貌，亦依稀可辨。“才追漱玉运尤艰，竟遣飞灾祸晚兰（按谓死于车祸）。留得斜阳春恨句（按谓沈句“有斜阳处有春愁”），自铺清怨满江南”。此咏沈祖棻女士，“自铺清怨满江南”，得此七字，而一代当代女词人之才情风韵盈盈现前矣。

《忠王行》咏忠王李秀成于“天国”内哄、“洪杨喋血”之后，“独肩国运秉公忠，太息天王日转昏。晚岁授权唯倭幸，时颁乱命说英明。饥民粝食名甘露，诗酒深

官唱《大风》！”令人抚卷太息，抑可为历史之龟鉴矣。《马关行》中写慈禧：“时当神州坐女主，亦骄亦奢亦陈腐。举邦但闻万岁声，忠良箝口佞幸舞。海防设在颐和园，国脉授人如粪土。”那拉氏豺狼成性，丧权辱国，在历史耻辱柱上长缚千古矣！

三曰：“忧世至深而从不悲观。

“心之忧矣，我歌且谣。”诗歌者感情的产物也。仲湘之诗自是有情。然忧世至深而不悲观，处境极困而能超脱，处入世出世之间，其慷慨悲歌，“嬉笑怒骂”，一任自然，似深有得于其远祖坡老之意趣。此亦诗人之本色也。佳什甚多，略举二三以见意。

《百年学海六君吟》小序云：“近百年来，时代大裂变，中西文化摩戛振荡，华夏学林，迭兴巨匠。爰掇六君，略申芹慕。”“六君”者，梁任公、章太炎、王国维、陈寅恪、胡适之、冯芝生。作者诚有心人，于我国新旧文化交替之际，“摩戛振荡”之中，应运而生之诸巨匠，怀无限景仰之意，发而为诗。夫天才旷世而一遇，百年学海，明灯照烛，有几人欤？我于是知作者有深衷在，非一般知人论世之作之比也。

读《四仁篇》。作者对诸仁之身世遭际，伤怀怛惻，三致意焉。就中“桓桓彭将军”与马寅初、梁漱溟二老，尤觉高矣远矣！我中华民族之“脊梁”于此岿然呈现矣！

“白马东来事已荒，释迦无首对斜阳”（按，佛像遭文革砸坏，见《游洛阳白马寺》）；“锄却斯文十万家，铸取媚娘颁命玺”（《贺〈当代诗词〉诞生10周年》）；

“‘五七’当年事，回眸历若新。风停冰挂室，炕冷蚤嗔人。晚会长难尽，‘兴无’誓百申。夜闻锣鼓起，飞电报高吟”（《忆在“五七”干校》）：此则摹写“文革”劫难及“干校”生涯，实已不堪“回眸”。其中《鞭师吟》（原注：“十年浩劫中，有红卫兵亲语予。‘当时打老师就和打牲畜一样。’此言久痛予心，久所难忘，援管以咏。”）一首，尤属血泪之作。“鞭师如鞭畜，一语蕴万辛。闻之且休惕，况乃当其身。微云教诲勤，对长胡不仁？史果无前例，世亦罕其伦。咄哉谁致此？率物以食人。即今误信者，谅亦痛心深。论乱责祸首，弭变长书绅。浩歌一洒泪，永告千秋昆！”按，我亦忝为人师，当年“牛棚”中动辄躬受此“鞭”，其间“鞭”而致残致死者不可胜数。今读此诗，不觉满眼辛酸而视茫茫矣！

诚如作者所云：“诗人骨格自来坚。”（《祝中华诗词学会成立》）“世事终如东注水，昆仑立石几曾移，长持双眼看明时。”（《浣溪沙·欣时》之一）盖诗人之“骨”如此，虽历千百危难而终不变其乐观态度又如此！

至于诗中写对师友之情，家人父子之情，以至一系列“无题”的爱情，无不发自诗人本性。故均能惻惻动人。

四曰：善继前修而独辟新境。

仲湘对当代诗坛尝提“三愿”，其二云：“二愿有句皆不空，所贵发外感于中。忙忙西湖走马二，八股高手怜冬烘。”（《贺〈当代诗词〉诞生10周年》）盖言诗的生命在创新也。记清人计默语云：“盍观造物铸形乎？以

盈尺之面，而耳目口鼻均附丽之，自古迄今，未有同者。诗本性灵，一歌一咏俱可自吐其情；而当前景物，托兴借喻，又何处不有自在之致？”（《绿邨文集·月泉吟稿序》）然苟不善“因”，则“创”亦成虚语。仲湘博涉前代诗家，转益多师，其天性才气所近，似仍以得自其远祖苏长公者为多。仲湘七古豪酣俊逸，波谲云诡，颇有太白“手把芙蓉”之趣，“韩潮苏海”之观，窃意以歌行论，诚属今代高手。诗中眷眷忧国之意，则令人忆及杜陵、放翁。其诗之芬芳悱恻、绵丽哀艳处，又常与李义山、苏曼殊接邻。其《行经晋南玉溪旧地有怀》云：“黄河北合玉溪斜，悄礼诗魂奠暮鸦。自有艳才空海右，却从冷眼看芳华。苍生入梦身长散，丽句笼衰世枉夸。玉椅峰前沙似雪，怜君同谪到天涯。”引玉溪生“同谪”，以“怜君”而自怜，相契之深如此。诗亦饶有玉溪风调。其设譬险、造语涩处，又似与黄山谷不无关联。仲湘有“拂纸偶思黄鲁直”句可证也。

然仲湘之诗实有其自家面目，自写新的时代，自辟新的境界，远非盗窃陈编、句摹字拟者所能梦见。如《华夏行》，敢作如此大题，颂华夏，叙“伟烈”，排“浊浪”，赞“改革”，足令读者兴中华民族自豪感与改革前途光明感。其中“东越鲸波迎晓日，西横葱岭寻云踪，北破坚冰开雪野，南逾万岛航艨艟”，以全方位“开放”，一扫闭关锁国之陋。此华夏新局，自无从见于前代诗人笔下。又云：“建设终成真国策，苍生长免自相攻”，“苍生”一语，痛定思痛，呜呼！可以长吁一口气矣！

《清风行》既为况青天（钟）之横遭文革剖棺，大声鸣不平，又借况之“清风三万斛”荡涤神州新的“贪风作”。此为紧迫的现实课题，实深系今日世道人心之作也。

试拿仲湘《中日长睦行》《马关行》，与人境庐之《马关纪事》《台湾行》比，虽同属爱国主题，但已意趣一新。

《巡天词》云：“俯视团圞旋碧玉，忽言此是地球家”，此真飞船等“巡天”之奇观，为今世特有之境趣，前人所不能道。试一比“回头下望人寰处，不见长安见尘雾”，后者惟茫茫“尘雾”而已。

以上就创意言，若论创语，亦多新变处。如《悼念周总理》长诗处于古风与现代口语之间。盖全属当前现实内容，倘尽用古诗语言，则颇难淋漓表出故也。然“湛明大节何堪拟，万古云霄玉满弓”，此等语亦非寻常操觚者所可拟也。

“陶令酒阑原慷慨，颦儿诗罢转悲凉”（《菊意》），“样子畜怀徒结网，侍萍心曲只随尘”（《干校夜阑遣兴》）：前者拉出颦儿以配陶令，可算新的妙对；后者延老舍曹禺小说戏剧人物入诗，亦获新趣。

观镜泊湖波起，而以“诸葛激双乔”为喻（《游镜泊湖》）；读佛法，而遐想“倘使禅宗希腊去，试凭逻辑说《坛经》”（《对历史遗憾的反思十章》）：此类奇譬虽信手拈来，却均属发前人之所未发。

“见说春明，翠沸红惊，啄人飞燕。”（《水龙吟·过蒲州普救寺》）“翠沸红惊”四字，以此印证浩劫中种种

“史无前例”光景，显示了古体诗词语言特有的魅力。

“雅俗庄谐信手裁”，仲湘赞聂绀弩句也，以此自况，亦无不可。

“一代有一代之文学”，古体诗词之黄金时代虽成过去，然其仍具强韧的生命力与表现的艺术魅力，此为不可否认之事实，此集亦可为证。仲湘欲以“一汲民间鲜活水”、“取则中西摄古今”（《祝中华诗词学会成立》），为诗界立一兼收并蓄之帜。如何体现于实际创作，大区别于黄、梁先辈之“诗界革命”，而使旧体诗词焕发更大生机，似尚有待于诸诗翁之继续探索、奋发努力耳。

此外，诗集中所收之寿诗似宜删去一些。其旧作《时贤杂咏》三首是否割爱，亦希裁酌。集中亦偶有庸句，如“六经为我滋新胎”；率句，如“搏海鲲鹏想格标”；生涩句，如“何期斛血尚邦贫”、“罡风浩荡压狂樱”。个别典故较僻，如“豢龙”，以不用为宜。亦有若干以方音叶韵处。

以上四端；意气飏发而出以蕴藉，笔无不达而物无遁形，忧世至深而从不悲观，善继前修而独辟新境，我读仲湘诗集之所“感”，大抵如此。要之，仲湘秉浪漫诗人气质，逸才奔涌，灵慧绕其笔端，若俊鹤摩空，不可抑勒。身处新旧时代交替之候，中遭十年浩劫，而忧国忧民之念无时或释，故集中多悲歌慷慨之什，然而风流蕴藉毕竟是其本色。又博涉群籍，真积力久，自成家数。譬若名乐师之拨动弦索，举凡祖国山川、古今人物、时世兴衰、学海荣悴、师友谊笃，天伦情深，以至缠绵于

“无题”之恋，遐想于诸天之韵（见“孰言宇宙噤无声”一首）一经调拨，声光烂然。盖其得于天者甚厚，不可以力争也。窃意仲湘具诗人之眼，赋诗人之情，得诗人之骨；诗，已成为他生命中绝不可分的有机组成部分，是诚诗人矣！然仲湘似不欲以“诗人”自限，乃在信中“自嗟”：“我实不能为诗人，亦不愿为诗人。（按，诗中屡言“九死曾萦兴国志”等），盖自知功力甚浅，而此乃千古之事。”嗟乎！许身稷契而“致君尧舜”，毕竟“迂生趣”耳！静安先生诗云：“谁能妄把平成业，换却平生万首诗”，愿为仲湘诵之。

1994年3月，扬州